

浙江文叢

王禕集

〔下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王禕集

〔下冊〕

〔明〕王 禕 著 顏慶餘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禕集 / (明)王禕著;顏慶餘整理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6. 11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5540-0895-9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②顏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明代 IV.
①Z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6)第 220827 號

王禕集

(全三冊)

(明)王 禕 著 顏慶餘 整理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吳 迪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樓浩凱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62.5

字 數 640 千

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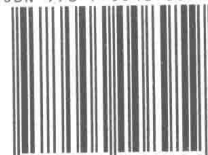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895-9

定 價 28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0895-9



9 787554 008959 >

王忠文公文集卷之二十一

鄱陽三臺劉傑編輯
廬陵銅溪劉同校正

傳

義烏宋先達小傳

宗澤

徐僑

朱元龍

康植

宗澤字汝霖，母夢雷電紅光下燭，寤而生澤。自幼有大志。元祐六年，登進士第。調館陶尉，歷龍游、膠水、趙城令，皆有能名。改知掖縣，差通判登州，忤道士得倖用事者，予祠而歸。復坐削奪，羈置鎮江，尋監鎮江酒稅。靖康元年，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，用薦者，假宗正少卿，充和議使。澤奏名不正，改計議使。衆謂澤方剛難合，必不能屈，且徒死無補，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。除直祕閣，知磁州，從羸卒十餘人，倍道之官。至則治城池，修器械，廣儲畜，募敢勇，爲必守計。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。除祕閣修撰、河北義兵都總管。高宗以康王使金，過磁，澤力止之，朝廷因命爲兵馬大元帥，澤副元帥，加集英殿修撰。高宗承制，復加徽猷閣待制。凡與金兵十數戰，皆有功。方進兵臨濮，而京城不守矣。金人逼徽宗、欽宗北行。澤即引兵趨滑，抵大名，將徑度河，據其歸路邀還之，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。又聞張邦昌

僭位，即欲先行誅討，乃還軍衛南，且上書高宗勸進。建炎元年五月，高宗即位南京，趨詣行在所，人對，涕淚沾臆，陳興復大計踰千言。且曰：『願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，臣雖驚怯，當冒矢石，爲諸將先，得捐軀報國家，志願誠足矣。』高宗壯其言，擢龍圖閣學士，知襄陽府，改知青州，俄改知開封府，尋遷延康殿學士、京城留守，真除開封府。其訓辭曰：『雖蕭何之守關中，寇恂之徇河內，以卿比迹，於古有光。』澤素蓄忠義，至是益自感奮，招集四方義士，得百餘萬，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，來聽節制，京城內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。方尅日大舉渡河，而遽屬疾。諸將入問狀，矍然起曰：『吾固無恙，政以二聖蒙塵至此，汝等能殲滅醜虜，吾死何恨。』衆皆洒泣，同聲應曰：『敢不盡力。』翌日遂薨。臨終，唯呼渡河者三，二年七月也。時高宗南渡已久，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、御營副使，命未下而訃聞，詔贈觀文殿學士、通議大夫，賜謚忠簡。始，澤身任中原之事，既修復京城，力請回鑾，疏凡二十四上，而黃潛善、汪伯彥從中沮之，以故憂憤成疾。澤既薨，數日間，民人散去者十五六。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，得將士心，宜用以卒父功。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爲留守，乃除穎秘閣留守判官。穎尋服喪而歸，所集義士悉散去，而中原不守矣。穎後爲兵部郎中。

贊曰：高宗之南渡也，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，及中原尅復，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。忠簡以中原無所倚，因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。信王榛者，高宗親弟也。潛善、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，遂有門下之命。雖曰尊任之，然實奪之權。家傳、國史皆不書其事，蓋諱之也。嗚呼！高

宗之無意於中原，固不足論，使忠簡而緩死，則神州全璧，社稷長靈，實嘉賴之矣。然則盛衰之際，庸非天乎！

徐僑字崇甫，淳熙十四年進士，調主簿上饒，始受業考亭朱子之門。歷紹興、南康司法，皆以憂去。開禧和戎，議函大臣之首，僑上書言非所以立國，時多其能盡言。嘉定七年，由嚴州推官考滿，差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，除國子錄，召試館職，除祕書正字，遷校書郎。請外知和州，徙知安慶府。十一年，除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事。上書極言朝廷時政，請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，憂家之慮憂國，庶幾致安於已危，迺治於將亂。丞相史彌遠怒，令言者劾罷之。久之，理宗即位，禮部侍郎真德秀奏，亮直敢言如徐僑者，願置之言地，而彌遠猶在相位，不報。葛參政洪、喬丞相行簡時在侍從，代爲請祠，迄不受祿，遂引年告老。紹定六年，朝廷更化，收用老成，落致仕，除直寶謨閣、江東提刑，尋除祕書少監，改太常少卿，屢辭。逾年，始造朝入見，論奏數千言。大略謂君心正則朝廷正，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正矣。除兼侍講，尋兼權國子祭酒。勸講之際，數開陳友愛大義，遂復皇子竑爵，且建言子思宜配享孔子，二程子宜列從祀。王安石宜廢勿祀，趙汝愚宜配享。寧宗後皆施行。以論王概奉使狀，與時宰論不合，力求去。除工部侍郎，求去益切。陞集英殿修撰，提舉佑神觀，兼侍讀。僑奏領祠勸讀乃體貌重臣之殊禮，力辭不敢當。遂以寶謨閣待制，提舉太平興國宮。既歸，援舊比上疏，請辭待制。乃復除

集英殿修撰，與其子京官，固辭。命下，如所請，而疾以革，卒年七十有八。訃聞，仍除寶謨閣待制，致仕。謚曰文清。

初，僑之兄侃、倬皆學於東萊呂成公，而僑師事朱子。朱子每語人曰『崇甫明白剛直士也』，因俾以毅名齋。朱子之學誦於慶元，及伸於端平，僑與度正、業〔二〕味道實發之。其在人君前，論學則曰『在正心』，論治則曰『在知人』。其教學者，以命性心中誠仁爲窮理之要，九思九容爲主敬之本。平日奉身苦約，人不堪其貧。嘗人對，衣弊甚，上問曰：『卿何貧甚耶？』對曰：『臣不貧，陛下乃貧耳。陛下國本未建，疆宇日蹙，權倖用事，將帥非材，旱蝗相仍，盜賊並起，經用無藝，帑藏空虛，民困於橫斂，軍怨於掊克，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，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。臣不貧，陛下乃貧耳。』理宗爲改容，優納焉。其所著有《讀易記》三卷、《讀詩紀詠》一卷、《雜說》一卷、《文集》若干卷。門人曰朱元龍、康植。

朱元龍字景雲，嘉定十六年進士，歷温州平陽、池州青陽兩縣尉，調饒州司理參軍。德興令誣其民董氏五兄弟溺死縣卒，具獄上，力辨其非辜，其兄弟得不死，後皆爲名進士。它所平反者甚衆。嘉熙元年，以處州縉雲縣令治最，擢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，尋除宗正簿，陞宗正丞，兼權左司郎官。京局官或挾權貴勢，求舉牘，輒斥之曰：『舉牘可以勢取耶！』中官有求封節者，力持不可。宰臣傳上旨，令改擬，對曰：『吾職可罷，擬筆不可改也。』宗室有圩田之訟，衆

莫敢決，元龍毅然決之。時方括兩淮浮鹽，致書執政以謂：『朝廷行商賈之事，廟堂踵諸閫之規，使史氏書曰「括浮鹽，自今始」，不可。』又兩上封事言：『自宮禁朝廷以及百官、萬民，皆可痛哭流涕。』於是史嵩之入相，疾其直言，遂以斥去。差知衢、吉二州，皆旋予祠。改知台州，以憂不上。既而鄭清之再入相，清之尤素惡其剛直，遂以朝奉大夫致仕。家居十年，乃卒。元龍早受業於僑，既又從四明袁正獻公燮遊。燮，象山陸氏門人也。故元龍之學得朱陸之異而會其同。有文集若干卷。子幼學，用廕入仕，爲臨安府觀察推官，能世其家業。

康植字子厚。父曰仲穎，字蘊之，淳熙十四年進士，復試中教官，仕爲尚書吏部郎中，涖官以清白稱。植用世科，登嘉定七年進士第，授奉化縣主簿，三薦爲武安軍節度掌書記。與制置使史嵩之不協，對移江陵酒官。未幾，除刑工部架閣文字，遷國子正，改通直郎。論對言事抗直，忤喬丞相行簡意，差通判廣德軍。救荒有法，陞知本軍，以治最聞。召知大宗正丞，遷兵部郎官，除浙西提點刑獄公事。劾奏平江守臣史宅之治郡無狀。嵩之，宅之兄也，時爲丞相，并連及之。其言以謂：『宅之不思掩前人之愆，專務聚斂以事貢獻，是以小忠而成其大不忠也。嵩之不知而使之，不智，知而使之，不仁。其上罔陛下，又不忠之大者也。群臣明知其罪而不言，皆逆探陛下之意，而不敢嬰其鋒，是逢君之惡，亦不忠之徒也。』疏入，理宗震怒，欲重罪之。杜丞相範時在樞府，爲之極諫，謂憲臣言事既不中，又加之罪，如天下公議何。理宗尋悟，乃徙

宅之隆興，而植提刑福建，改知寧國府，兼權江南東路提舉茶鹽義倉，奏免和糴，行經界法。除都官郎中，出知吉州，改福建路轉運判官，兼攝建寧府。賑水菑，拯鹽弊，政惠大孚。赴闕奏事，卒于建溪驛。積階朝奉郎。其在廣德時，取《大學》語，名其齋曰誠求。仲穎與僑爲同年，植以故早師事之。師門中獨植從游最久，與同邑秘書丞王世傑皆號稱高弟焉。

贊曰：文清則學行純篤，風節高峻，誠可謂道學之宗師矣。朱子之傳閩中，則有黃幹氏，而浙東爲文清。然黃幹氏一再傳爲何基氏，爲王柏氏，皆文清同郡人，而皆隱德不仕。文清之傳，如元龍、植，則皆起科第，躋政路，故著於大節，表表如是焉。王柏氏稱植操尚之堅、風力之勁，有文清之遺則。嗚呼！寧獨植而已哉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『業』，應作『葉』。

王安國小傳

王安國字靖翁，婺之東陽人也。倜儻有志略，喜讀孫吳書。以門功授成忠郎，當入官。於是宋祚將傾，知有材無所可用，輒歎曰：『衰世之熊虎，孰與治世之鸞鳳哉？』則閉門隱居以教子。至元十三年，國兵南伐，宋既納土，而人心猶危疑未輯。安國以策干大帥高興，歷陳撫綏之計。興與語，意合，即署爲東陽尉。時法令未一，安國能布威立信以馭其民。明年，縣民婁

覃等恃玉山險僻，相挺爲亂，殺浙東宣慰使陳天祐新昌界，行省左丞史弼領兵討之。安國詣軍前，告以方略，親入賊窟，以計誘之，手縛其渠魁以獻。弼喜曰：『使吾兵不血刃而獲賊者，爾力也。』延至麾下，將薦用之，以親老而固辭。二十六年，寧海妖賊楊鎮龍反，玉山境接寧海，因據爲巢穴，妄立稱號，勢甚猖獗。安國覘其勢，笑曰：『賊無能爲也。』率鄉兵據要害拒之，賊乃從間道趨義烏，未幾，與官軍遇，其衆果奔潰，而首賊遂就擒。安國爲人謹厚，重然諾。民有訟，不直於縣官，而惟尉之言是直。自其爲尉，鄉間賴以安靖者二十年。民懷其德，有祠其像于家者。二子奎、嘉，並以經學傳其家。

烏傷王禕曰：安國六世祖豪，在宋宣和間，能禦睦寇，捍鄉井，以功補忠翌郎。其大父霆起武科，守邊郡。嘉熙、淳祐之際，江上事急，朝廷深倚其功，卒官達州刺史。若安國者，可謂能世其家矣。忠翌之死，喬丞相行簡爲其銘，而達州事業具載史傳。安國之事，其可不使少槩見乎。故予私著之，以備闕逸。

吾丘子行傳

吾丘子行者，名衍，太末人也。其先爲宋太學生，留弗歸，因家錢唐。至子行，比三世。子行嗜古學，通經史百家言，工於篆籀，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，而於音律尤精。然性放曠，不事檢束。眇左目，左足跛，而風度特醞藉，一言一笑皆可喜。對客輒吹洞簫，或弄鐵如意，或援筆

製字，旁若無人。每以郭忠恕自比。自號貞白處士。僦居陋巷中，教生徒，常數十人，未成童者坐之樓下。賓客談笑，喧動鄰舍，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。達官貴人聞子行名，歛門候謁，非其意，斥弗與見。或從樓上遙與語，弗爲禮。或與爲禮矣，送之弗下樓也。東平徐公子方，海內大老也，持部使者節浙西。所蓄古器物，歛識多莫能辨，咸以爲非子行莫能知者。徐公即命駕訪子行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，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。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，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。子行爲詩，不純守法律，而善著書，所著有《尚書要略》、《聽玄集》、《九歌譜》、《十二月樂詞譜》、《重正卦氣》、《楚史檣杌》、《晉文春秋》、《道書援神契》、《說文續解》、《周秦刻石音釋》、《學古編》。其修詞立論，皆識見超詣，人所弗及。故用是自負，藐視一世。其所稱許者，惟錢唐仇仁近、永康胡汲仲、穆仲三人。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，動加譏刺，不顧人喜怒，不知者不堪其謔侮，知者以其類乎滑稽，不恤也。

初，子行年四十，未娶，買賣酒家孤女爲妾，不久即死。死且久，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己妻。有司逮妾母，而妾母已再適人，居他州，及來，死子行所。又逮妾母後夫，後夫來，復舍子行，而坐僞鈔事覺，竟連子行知情。子行懼，走訪仁近，值仁近早出，則留詩以去，遂莫知所之。後三月，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，得亥子丑。其辭曰：『歲子月巳，旬寅斯首。亥實水鄉，己墓在丑。惟子與丑，無祿殞虛。墓非其藏，死沉江湖。是生戊辰，土爲宰制。土弗勝水，家絕身棄。』此其骨污淵泥九十日矣。筮與所留詩語合，乃知子行已投水死。其弟子爲招魂以葬，而

汲仲爲之銘。

爲說者曰：篆籀之學，至宋季其敝極矣。國朝以來，子行始倡其說，以復于古。而吳興趙文敏公實和之，其學乃大明。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。子行既歿，得其學以名世者，宛丘趙子期、濮陽吳孟思。子期仕至執政，而孟思今猶布衣云。

禹烈婦傳

烈婦禹氏淑靜，字素清，會稽人也。生五歲，從父宦居錢唐。性聰睿，授以古文，日誦數百言。稍長，習書記，凡文字過目輒不忘。一日，忽自警曰：『此非女子所宜先也。』乃潛心女紅之事，咸精其能。父母鍾愛之，不肯與凡子。年二十二，擇配得四明吳守正，有文學，爲時名士，即以歸之。烈婦生處華靡，既歸吳氏，能不厭儒素，益自恭遜，異事舅姑以孝聞，治家井井有條，善慮事，多億中，無鉅細，必咨稟其夫乃行。嘗謂人曰：『婦人雖聰明，然聞見有限，其可自用乎。』平居不妄談笑，與人言，必由於禮義。女婦或有行汙不自飭者，雖貴，咸不與見，雖見，不與言。或譏其不容物，則對曰：『人其身而禽獸其行，吾方爲之羞，尚能與之語乎。』其一言一行，皆足以範世軌俗，大抵此類。姻黨莫不敬憚之，稱爲女婦中丈夫也。

至正壬辰秋七月，錢唐陷于賊，燔民居殆盡，艱難備嘗，得脫虎口，移家崇德之石門。丙申夏五月，賊陷崇德，攜三女，泛舟走避，泣謂之曰：『世亂如此，而吾家貧力殫，苟籍祖宗廕庇，

庶幾有濟。倘有不測，吾與汝輩唯有死耳。慎勿受人污也。』明日，賊退，苗軍縱兵大掠，倉卒備不能遠，同舟十數人悉爲所虜，烈婦即抱八歲幼女投水死。日暮，其夫往覓所在，水上得幼女屍，即其旁求之，烈婦屍挺然立水中。於是得年四十有五矣。

贊曰：無非無儀，婦人之常，以烈稱婦人，誠婦人之不幸歟。予聞禹烈婦宅心提身，平日毅然以貞潔自許，及遭變故，輒視死如歸。雖曰死得其所，謂之不幸，非歟。嗚呼！自兵興以來，五六年間，天下之擾攘甚矣。男女失身不得所死者，蓋不可勝道。抑禹氏之得以烈稱爲不幸，可不可歟！

考定伯夷傳

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伯夷名允，字公信，叔齊名致，字公達，夷、齊，其謚也。始，墨胎氏父曰初，字子朝。自『伯夷名允』以下，據《韓詩外傳》、《呂氏春秋》增入。父欲立叔齊。及父卒，叔齊讓伯夷。伯夷曰『父命也』，遂逃去。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國人立其中子。於是伯夷、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，盍往歸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，東伐紂。伯夷、叔齊扣馬而諫曰：『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謂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謂仁乎？』左右欲兵之，太公曰『此義人也』，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亂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齊耻之，曰：『吾聞古之士遭治世，不避其任，遇亂世，不爲苟存。今天下亂，周德衰，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，不若避之以潔』

吾行。』自『曰吾聞古之士』以下，據《莊子》增入。義不食周粟，隱於首陽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餓且死，作歌，其辭曰：『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兮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，我安適歸矣。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』遂餓死於首陽山。

太史公曰：『夫學者載籍極博，猶考信於六藝，《詩》、《書》雖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堯將遜位，讓於虞舜，舜、禹之間，岳牧咸薦，乃試之於位，典職數十年，功用既興，然後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統，傳天下若斯之難也。而說者曰，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許由不受，恥之，逃隱。及夏之時，有卞隨、務光者，此何以稱焉？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，如吳太伯、伯夷之倫詳矣。余登箕山，其上蓋有許由冢云。余以所聞由、光義既高，其文辭不少槩見，何哉？此太史公將稱伯夷讓國之節，故先述帝堯讓位之難，及由、光不受讓之義，因以見由、光雖義高，其事不見於經史，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，故名傳也。孔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。」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軼詩可異焉。或曰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若伯夷、叔齊，可謂善人者非耶？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，由是觀之，怨耶非耶？此舉孔子稱道伯夷之辟，言其求仁得仁，固若無怨，然兄弟讓國，乃至餓，莫能無怨乎。蓋言其若有怨，所以明其實無怨也。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，然回也屢空，糟糠不厭，而卒早夭。天之報施善人，其何如哉。盜跖日殺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黨數千人，橫行天下，竟以壽終，是遵何德哉。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。至若近世，操行不軌，專犯忌諱，而終身逸樂，富厚彙世不絕。或擇地而蹈之，時然後出言，非公正不發憤，

而遇禍災者，不可勝數也。余甚惑焉，倘所謂天道，是耶非耶？此引言顏子有德而早夭，盜跖暴戾而壽終，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，公正發憤者反遇禍災，所以反復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於餓死也。孔子曰「道不同不相爲謀」，亦各從其志也。故曰：「富貴如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，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凋。」舉世混濁，清士乃見。賈子曰：「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權，衆庶憑生。」豈以其重若彼，其輕若此哉。此言人之志，善惡不同，爲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，然則盜跖曷嘗爲足重，而伯夷雖餓死，豈足爲輕哉？《易》曰：「同明相照，同類相求。雲從龍，風從虎。聖人作而萬物覩。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雖賢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顏淵雖篤學，附驥尾而行益顯。岩穴之士，趨舍有時若此，類名湮滅而不稱，悲夫。閭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雲之士，惡能施於後世哉。」末又申言，爲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，而惡沒世之後善名之不著，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，顏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。

太史公《伯夷傳》，自漢以來，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偉，萬喙一辭，無異議者。以予論之，則有不然。遷作《史記》，體制最正，其列傳之體，必首著名氏、鄉里、世系，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，而其末論斷之辭，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，以補所未備之事，發所不盡之意。觀乎老、莊、管、晏、申、韓、孫、吳等傳，爲體皆然。獨《伯夷傳》首述載籍博考等語，次述太史公曰『余登箕山』等語，乃始及夷、齊之事，而遂以『天道無親』等語終之。辭意不倫，體制乖舛，意者必有錯簡，而後世承訛襲謬，不以爲非也。司馬貞《索隱》、張守節《正義》不過隨文生意，曲爲註解。予

切病之，因爲考尋其指意，易置其文辭之先後而訂定之。間復援據古說，補其一二，而頗加箋訓，庶幾其體正而義明。讀而習之者，有所取法也。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，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，不已僭乎？曰非然也。予之考定是傳也，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，曷有妄贅一辭哉。且《書》之《武成》、《禮》之《大學》，既列爲聖人之經，而在先儒昔嘗更改。則予於是而考定之，乃所以成其美也，而奚僭之爲。況乎《史記》本不完之書，故褚少卿、小司馬氏輒爲之補益，設以僭罪予，則於二人也，其又將何尤。庸志諸傳後，以俟覽者詳焉。

宋太史傳

宋太史者，名濂，字景濂，婺之金華人也。其先有諱憲者，官大理丞，爲《易》講師，弟子衆至數千人，唐武德間，自京兆遷吳興。更十四世，有諱榮者，私謚文通先生，通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，有才而不及用。周廣順中，徙于義烏，隱居覆釜山。又七世，至宋嘉定初，有諱柏者，復遷金華，其地曰潛溪。又五世，乃爲景濂。自其父祖而上，世爲畯儒，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，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。

景濂在妊僅七月，爲嬰兒時，苦多疾。甫六歲，即能讀古文，書過其目，輒成誦。爲詩歌，有奇語，操筆立就。人異之，呼爲神童。年十五六，里人有張繼之，長者也，告其父曰：『是子天分非凡，當令從名師，即有成爾。』乃攜之人城府，裨受業聞人夢吉先生，習《易》、《詩》、

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通焉。爲舉子業，課試每居諸生右。其友胡君翰曰：『舉子業不足爲，景濂盍爲古文辭乎。』遂與俱往浦陽，從吳萊先生學。吳先生博極經史，善爲古章句。景濂學之，悉得其蘊奧。久之，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。

景濂爲文，初若不經思，而用意極精密，浩浩乎莫闕其際，源源乎不知其所窮，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。當是時，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、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，皆大儒，天下所師仰，景濂又各及其門，執弟子禮，而此兩公者，則皆禮之如朋友。柳公曰：『吾邦文獻，浙水東號爲極盛。吾老矣，不足負荷此事。後來繼者，所望惟景濂。以絕倫之識，而濟以精博之學，進之以不止，如駕風帆於大江中，其孰能禦之。』黃公曰：『吾鄉得景濂，斯文不乏人矣。』景濂所爲文，多經二公所指授。柳公謂其渾雄可喜，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。莆田陳君旅，知言士也，爲之序曰：『柳公之文龐鬱隆凝，如泰山之雲，層鋪疊湧，杳莫窮其端倪。黃公之文清圓密切，動中法度，如孫吳用兵，神出鬼沒，而部伍不亂。景濂之文，其辭韻沈鬱類柳公，體裁簡嚴類黃公。大哉文乎，其不可無淵源乎！』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。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，於二公爲行輩，嘗評景濂文：『氣韻沈雄，如淮陰出師，百戰百勝，志不少懾。神思飄逸，如列子御風，翩然騫舉，不沾塵土。辭調爾雅，如殷卣周彝，龍紋漫滅，古意獨存。態度多變，如晴躋終南，衆皴前陳，應接不暇。非才具衆長，識邁千古，安能與於斯。』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。於是二公相繼既即世，而景濂踵武而起，遂以文章家名海內。